

的学校排名多么靠前，网课的经历都令其学历“含金量”大打折扣。由于网课普遍存在时差，不乏有留学生自嘲，自己仿佛上了个“电大函授”，还有人表示在实习面试时被质疑。

产生这样的争议并非没有道理。过去在人们对于留学的传统认知中，前往异国他乡，看一看外面的世界，感受他国风土人情，往往是选择留学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然而线上授课与毕业的方式，显然大大消解了这一层现实体验。

在北京某高校就读的DH对《新民周刊》表示，受到澳大利亚联邦内政部（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）的“旅行禁令”影响，无法入境澳洲后，对方学校提供了两种选择：延迟入学，或者转为网课。彼时，DH尚对网课心存芥蒂，选择了延期一年。然而一年期限过后，“旅行禁令”依旧存在，所以他只能在今年2月开始上网课。澳洲广播公司（ABC）数据显示，2020年至今有超10万名非医学类专业的中国留学生无法返澳，部分一年制的硕士生从开学到毕业，都未曾实地去过学校，而是全程通过网课拿到了自己的电子版毕业证。

对于DH而言，从2021年2月上网课至今，他每周需要远程参加10个小时的大班讲座课、6个小时的小班研讨课和一些不定时的习题课。

“我选择最终接受网课的原因是综合考虑的结果。从大体趋势上看，因为视频会议软件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，未来踏上工作岗位以后如果需要和国外客户、同事交流，也会以低成本的线上沟通为主，疫情期间，很多单位也招聘了很多远程实习生，WFH（Work From Home，在家办公）成为潮流，所以

在校学生也需要提前适应新时代的办公模式，尽快从手写笔记、考卷的学习方式转换为全电子化的学习方式。”而澳大利亚由于和中国的时差较短，客观上也让中国留学生在适应实时网课时更加轻松。

另一方面，DH向《新民周刊》表示，网课对于中国留学生的压力自然更大、学习要求更高。在他看来，学习所需的听说读写，在网课中都产生了新难题。“比如说，即使是网课，澳大利亚学校也普遍规定课堂回答问题会占总成绩的10%左右，而本地同学和英语国家国际生在线上发言抢答更积极，语速更快，中国学生更被动腼腆；另外，由于中国留学生用英文打字的速度相对慢，写完后还得检查语法，考试时间更紧张。”

瑞昕对此深以为然。虽然他申请的商科专业历来讲究实践，学院表示不会有线上的专业课，但是今年年初，为了让学生提前了解和适应学习环境，学院还是组织了一批选修的网课。

刚开始接触网课时，瑞昕一度觉得自己跟不上老师和同学的节奏。

“我觉得这种情况就对非英语母语的留学生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好在网课一般都能回看，那么为了自己能够跟上进度，就会强迫自己去看回放。久而久之，问题就迎刃而解。”经历过网课后，瑞昕发现其反而给了自己一种提前熟悉全英文授课的机会。

无奈的选择

在留学生当中，也有一小部分人出于健康考量，主动向学校申请“云留学”。“我有一位朋友，

由于身体不好，无法打新冠疫苗，他就不想出国，想在国内完成学业。”即将前往苏格拉格拉斯哥大学入学的大四毕业生ZT说道。

在采访中，ZT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她当初在申请英国高校时，对方关于恢复线下授课的口径也一直飘忽不定。这使得她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，“网课不是完全不能接受”，前提是国家层面能够认可这种“云留学”取得的学历。眼下，ZT等待前往英国留学，而即将开始的第一个学期，她的大部分课程也将会是网课，这种情况会一直延续到学校规定的最迟返校日。据她了解，今年开学季之前，英国高校一直给国际学生发放问卷，以调查他们对于每门课线上或者线下授课的态度。

至于费用方面，DH也提到，网课可以节约房租、餐饮、交通、纸质版教材等方面的生活成本，减少留学所必要的开销。学校还为那些上网课的同学发放了3000澳元（折合人民币约14000元）的疫情补助。不过留学生们在采访中也表示，虽然网课减少了生活成本，但学校的学费并没有出于疫情或者网课的影响而降低。在格拉斯哥大学今年开学前，曾有学生联名给校方写信，希望以网课为缘由，让学校减少学费。不过，学校至今没有对此回应。

对于未来有志向从事传媒文创事业的ZT看来，师生之间线下面对面的交流沟通，更有助于产生思想上的“火花”，而网课有时会让学

生难以集中精神，无疑会减少这种思想碰撞的可能。但无论如何，在新冠疫情影响尚未消退的当下，网课依旧是大部分中国留学生的求学生涯中不得不经历的过程。[4]

2020年至今有超10万名非医学类专业的中国留学生无法返澳，部分一年制的硕士生全程通过网课拿到了电子版毕业证。